

文 娱 圈

本报文化部主编 | 总第 23 期 | 2014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六 责编:胡 欣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whb@xmwb.com.cn



人物圈

两个月前,宁浩来沪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。在下榻的宾馆门口,和记者有过短暂的相遇。当时他提着行李正准备离开,被记者的一句“导演”惹得回了头,面无表情,微微颌首算是招呼。

再见宁浩,是在他新片《心花路放》的发布会后,还是一贯的“浪荡”派打扮:寸头儿、花纹衬衫、大金链子。和他聊天,总要不动声色地把他的天马行空的思维拉回正轨,对佛理和宇宙、动物性和人性的感悟不时穿插其中。言谈间不经意流露的文学和哲学素养,和他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。

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导演,从《疯狂的石头》开始,宁浩就从未在票房上失手过。上一部《无人区》,拍摄于 2009 年的旧作,成本仅两千万,上映不到一周就斩获 1.4 亿票房,被影迷戏称“捂盘成功”的典范。今年,他和徐峥、黄渤的“铁三角”组合将再度携手,打造轻喜剧公路片《心花路放》。

他说:“我觉得成功不可预测,一个人能够控制的范围非常有限。我只能控制我尽心尽力的去做一件事情,我控制不了成功,但我能控制我的态度。”

误打误撞学电影

宁浩没上过高中,考入了山西电影学校(中专)学习海报绘画。在他看来,那段日子非常自由,“大学里的事我们基本都提前干了,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成长。”毕业后,宁浩被分配到山西话剧团,每天打水擦地,唯一和专业沾边的就是抄黑板报。

1997 年,20 岁的宁浩怀揣 2000 块钱来到北京,希望能考入中央美术学院。“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次生病住院,无聊了就在病房里画小人书,被我爸爸看见了,狠狠表扬了一番。”宁浩回忆说,“后来我就开始学画画,考美院前已经画了 10 年。”结果体检时医生对他说:“你好像是色弱。”这个消息对宁浩打击很大:“画了那么久,然后突然告诉我你画不了画,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诞的。”

放弃绘画后,宁浩误打误撞考上了北师大成人教育班,学习影视制作,他的拍摄作业引起了老师的注意。“我当时也没想做什么故事片,只是把某些绘画的思维带到作业当中。不过得到一些肯定。”因为生存压力,宁浩在校期间拍过不少 MV,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拍 4、5 条。“当时一首歌 10 万,我能挣 1、2 万,一年下来就有几十万块钱,读书的时候,相当可观了。”

2001 年,在 MV 界已小有名气的宁浩考进北京电影学院。这段经历对他来说相当重要:“首先,它给了我两年时间,让我冷静一下,在刚进社会时,不要那么盲目地一头扎进去。”另一方面,宁浩开始坚定要做一个电影导演的想法:“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,耳濡目染的东西,周围同学创造的氛围,都进一步地把我推到电影这条路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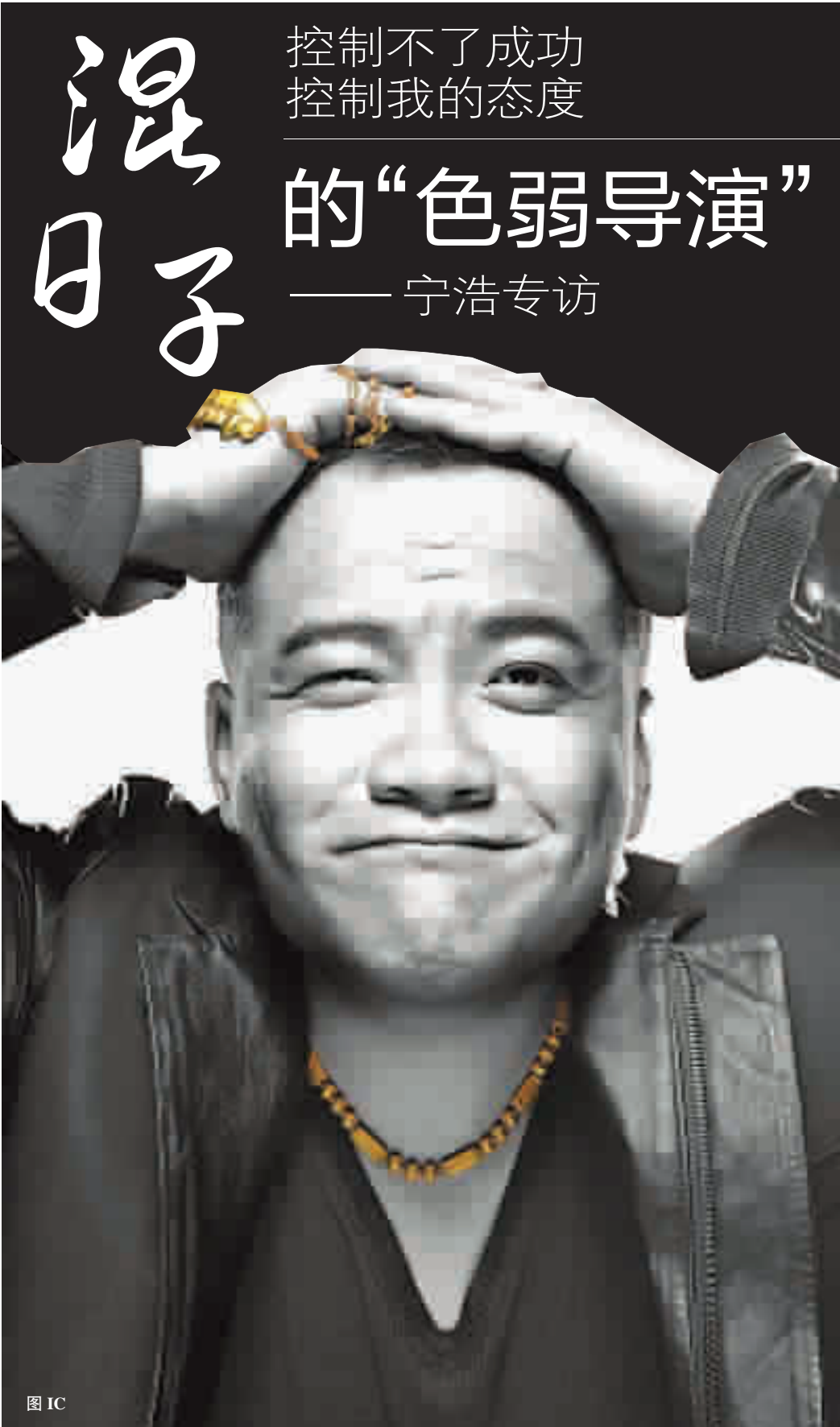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C

不喜欢“唯美”

宁浩的电影里,总是充斥着各种小人物,市井流氓、城市无产者尤其多,这可能和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关。他说:“我觉得好学生很多是现实主义的,但是小流氓、小混混实际上却很浪漫,为了争强斗狠,为了逞英雄才走上那条路。在人格完整性上,他们不见得是低的,而且力量往往非常强大。”

《香火》是宁浩执导的第一部电影,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,这部影片荣获当年的东京银座影展最佳

控制不了成功
控制我的态度

的“色弱导演”

——宁浩专访

影片奖。故事来源于年少时认识的一个和尚,在一个以杀羊为生的村子里弄了个寺院。宁浩觉得很有意思:“他在信仰和现实之间摇摆不定,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写了一个为修佛像最后骗了别人一笔钱的和尚。”

2003 年初,他拿了 4 万块钱去山西拍《香火》。整个剧组只有 8 个人,没有器材,就拿 DV 拍;没有演员,就找当地人。大年三十开机,拍到正月十五,零下二十几摄氏度,设备都冻坏了。宁浩他们就生一堆火,拍一会拿过去烤烤,烤完拿军大衣裹着接着拍:“第一部戏,就那么个

条件,但一帮学生,不觉得苦,都很热情,觉得好玩。”

事实上,拍《香火》的时候,宁浩就有意确定了影像风格——色彩杂乱、色调粗粝,带有一种原始的质感。“我学画画的时候,就不喜欢唯美的绘画,喜欢比较有力的,像马蒂斯、夏加尔之类。有时候画面太唯美,我就坐不住,就觉得这个不大对劲,要把它变难看一点。”

人生就是一段旅程

不拍戏时,宁浩喜欢开车到处跑:“没有目的地,在地图上拿飞镖



记者手记

“混日子”哲学

宁浩很健谈,他不执迷于心头所爱,也不空谈理想,强调自己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。他会跟你大谈对电影、对艺术、对爱情、对世界的理解,突然又穿插一两句充满哲学韵味的话。在你还没跟上节奏的时候,他又跳开去说起对电影镜头的把控了。

从《疯狂的石头》开始,宁浩就一直被演员吐槽他的“严苛”。在合作过的演员的口中,对他有着不同的形容词,比如“横”“有才”比如“较真”。他的“较真”还表现在他对真相的热爱——比如他很喜欢辩解,辩解别人对自己的误解。

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票房导演,同时更坚定地否认自己是艺术家。他对“艺术家”的定义很苛刻,苛刻到直接把全中国的艺术家都灭了。他对自己的定义是工匠,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描述是“混”。他觉得在混沌的圈子,要做自己能做的有意思的事,同时要认真,要专注——这就是“混”的定义。

一名清醒“混日子”的导演,值得五百个赞。

张艺

扎到哪儿就去哪儿。到当地不好玩的话,再去下一个地方。”宁浩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:“公路其实是人生的隐喻,人生就是一个过程,一段旅程,从起点到终点,蛮像是对生命的一种表达,所以公路是一个大题材。”

继《无人区》之后,宁浩拍摄的第二部公路片《心花路放》(原名《玩命邂逅》)将于 9 月 30 日上映,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遭遇情感危机的男人,为了摆脱痛苦,和好友一同经历了一段搞笑、疯狂的猎艳之旅。宁浩直言,新片和《无人区》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“铁三角”的阵容(黄渤、徐峥、宁浩)。“这两部片子从基调上就不太一样,一种是黑色幽默,《无人区》比较黑比较狠,从阴暗面揭露的。而《心花路放》是比较阳光轻松的喜剧,从现实中的问题进入,老少皆宜,童叟无欺。”

与宁浩以往透着“纯爷们儿”味道的作品比较,《心花路放》此次加入了许多女性角色,故事取材于当下生活中人们面临的真实困境,聚焦爱情话题。“我一直都有点奇怪,一夜情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个时代,这种独特的现象折射了某些现代人的心态,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和今天的社会问题。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角度切入,去探讨一下我们的爱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”

如今,宁浩正在做一个外星人的故事,有意将刘慈欣的《乡村教师》搬上大银幕:“这一部一直在谈,不过因为原作是个小短篇,改编需要填充很多东西。”宁浩说选择科幻并非为猎奇:“我从小就对宇宙特别感兴趣,如果当年不学电影,我可能会学天体物理。”

本报记者 张艺 实习生 张孟堉